



王贵玉教授（右三）查房

我的三位医生患者

▲ 本报记者 赛洁

“在帮助他们与疾病抗争的日子，让我更多地思考了医道、生命，更多地体会了医者的和人性的光辉。”刚满40岁的王贵玉教授如是说：“我从医20年，每年300余例手术，结识了数以几千计的患者朋友，陪他们一起经历人生的磨难，和他们一同战胜疾病，重新开启新的生活。但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——患者本身也是医生。他们是患者，是同事，更是朋友。”

按时吃饭多休息

那是一名从医20多年的儿科医生，病得很重，但有强烈的求生欲望。她总念叨她那些生病的孩子，常说：“儿科医生本来就稀缺，我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宝贝，有的宝宝生病了就要找我看，见到我就要找我抱。”每每说到这里她都会会心一笑。

手术很成功，她恢复得很好，病愈后立刻重返了医疗一线。“我们时常联系，她总是嘱咐我要注意身体，按时吃饭，多休息，她说虽然她知道对我来说这其实很难。其实于她，又何尝不是呢？”王贵玉笑笑说。

尊严二字重如山

她是一名妇科医生，刚到退休年龄，仍作为专家返聘到临床工作岗位。患低位直肠肿瘤，病灶距离肛门只有3cm。作为医生的她很清楚，这种情况下，能够保留肛门的可能性很小，但她仍相信奇迹的出现。她坚信自己可以重返病房，继续履行医生的职责，她要有尊严地穿着白服，有尊严地面对患者。“她说信任我的医术，把自己和自己的尊严交给我，她放心。”

“尊严”二字深深地震撼了王贵玉。他理解她对生命尊严的需求，更看出她对医者职业的热爱和尊重。“我决定和她共同承担这样的风险，用尽我全部的力量，成全她的尊严，成全我们对医师行业的尊重。”王贵玉坚定地说。

手术很成功，王贵玉完成

了超低位保肛手术，妇科医生也尊严地回到她的舞台，依旧忙碌地查房、耐心地为患者解答问题，常常一站几个小时，绝没有一例患者看得出她也是个大病初愈的患者。

外科医生的“工匠精神”

那是一名出色的男外科医生，四十岁出头，刚刚晋完主任医师，成为一家地市级医院的科室主任，正是一个医生最好的年华。

与他讨论治疗方案，几番治疗后，他们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外科医生时常谈起他幸福的家庭，可爱的孩子，贤惠的妻子，年迈的父母。王贵玉看得到他眼角泛起的泪光，看得出对生的眷恋，对家人的不舍。“那时候，我们讨论医德、医道，讨论我们在十八、九岁的年纪做出的从医的选择，讨论医疗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外科医生传承的“工匠精神”，讨论我们各自完成的每一起漂亮的手术，那是我们珍视的艺术品。”王贵玉有些动容，外科医生出院时，书写了四个大字作为临别礼物——“不忘初心”。“这是临别赠言，更是好友嘱托，我又怎能忘呢？”

不能忘的还有报考医学院的壮志豪言；

不能忘的是与战友在无影灯下战斗过的分分秒秒；

不能忘的是患者和他家人的泪水和笑容；

不能忘的是医生患者们，未来每一天大家并肩作战，为了理想，为了信念，为了更多人的健康！

责任



我与患者共成长

我与患者结缘当同事

▲ 澳门执业西医公会 李昱晖

第一次见到小华的时候，她是高中生，而我是澳门一间综合医院的急诊住院医生。

小华因为发现华妈出疹而陪她来就诊。我问了病史，华妈是在服用扑热息痛后出疹的，查体时发现患者嘴唇已经红肿破溃有渗出。“Stephen-Johnson 症候群”的名称立即从我脑海中跳了出来。

随后，我一边帮她注射治疗，一边帮她办了入院手续，这个故事也从这时开始了，开始了一段延续15年的缘分。

为了让患者住院而争吵

当年，澳门才回归，只有一家赌场在经营，人口也比现在少很多，那是一个皮肤科还没有激光、美容的年代。一般人的想法是，皮肤病就是湿疹、皮炎加性病。皮肤科是地位低、不受重视的科室。当时在我工作的医院甚至有这样的规定：晚上如果有新收入院的皮肤科病号，由外科值班医生接收、处理。

我把华妈送上病房，值班的外科医生看了病历开始说我，“没有紧急手术，为什么要晚上把患者送上病房？不就一个皮肤病吗？”但我仍然要求他请皮肤科会诊来治疗华妈。

我们在争论期间，发觉小华正在护士站门口满面不安地看着我们。华妈觉得没有必要为了皮肤病住院，要求回家去。我一边安抚说服小华和华妈，一边打电话给认识的皮肤科医生，要求其回来会诊。在皮肤科医生回来之前，我已经被急诊呼叫回了抢救室。

患者让我认识了皮肤科

过了很多时日，有天我回老家吃饭，有两母女找上门，原来是小华和华妈。那些年，澳门人口少，很多人是互相认识的，小华在她妈妈出院以后到处找我，而我因为轮班，一直没有碰上，结果她们竟然找到我老家，而我那天又刚好回老家吃饭，这可能就是缘分。

小华对我说，华妈住院三个

多星期才能出院，住院第一天开始口腔黏膜大面积破溃，第二天阴道黏膜开始破溃，不能进食、二便困难、一动就痛。小华说她会永远记得我在护士站跟值班外科医生据理力争的身影。

这次事件让我明白到，皮肤科是一个很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的医学领域。我在急诊工作十年后，想学习一个专科来私人开诊。虽然在老家那次以后，我就没有再见到小华和华妈，然而，当年她们的鼓励，让我只身跑去上海，踏上了读皮肤科研究生的道路。拿到学位后，我回到澳门，开了诊所，主攻皮肤科。

真的是因为夜班吗？

别人老是问我，为什么会从急诊科转到皮肤科？我经常开玩笑说不想再值夜班了。有一天下大雨，诊所没什么患者，悠闲的医生护士在茶水间聊天，又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会选择皮肤科？那天我忽然不再用“不想再值夜班了”来推搪过去，而是分享了华妈的故事。

诊所的中医立即嚷起来：“原来你就是当天的李医生！”

原来小华因为华妈的故事，明白了很多患者需要止痛药，万一对止痛药过敏，可能很危险而且很痛苦。所以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学习中医，一直研究用针灸推拿来帮助疼痛的患者。就这样，15年以后我和我的患者家属成了一起在医学领域奋斗的同路人。

